

家谱溯源

琼州利氏德义传世

文图本刊特约撰稿 陈光润



定安龙湖凤池古村是利氏在海南岛的主要聚居地之一。

情定文昌的莆田进士

明清时期族谱的纂修，为了抬高家族地位和声望，在追溯祖先时，普遍攀附某名人或者皇亲国戚甚至是帝王，成为民间修谱的通病。利氏族谱总体上比较客观，对先人没有刻意吹捧。

只是族谱中个别地方出现年号和干支不一致等瑕疵，比如，族谱中记述渡琼始祖利斌直是宋代熙宁壬午年中进士，然而熙宁年号并没有壬午年，应该是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壬午科登榜。

族谱记载，利斌直登科后走马赴任文昌县学教谕，他大力兴办教育，为民开智解愚，教授学子读书习经，广传知识，惠泽一方，与民众发生了深厚的感情，为文昌士子所敬重，卸任后就地落籍，后代在文昌县城附近形成了一个聚落——利家园。

此后，利氏后人以利家园为起点，开枝散叶，迁居全岛各地，逐渐形成了文昌文教鳌头村、定安龙湖凤池村、屯昌西昌大武村三处主要聚居地。

利斌直渡琼迄今已900多年，但利姓并不常见，在海南是名副其实的小姓，至今全岛仅2000余人。

族中多德义

细读《利氏族谱》，“诗礼传家”“书香继世”“克勤克俭”……这些形容传统美德的词语，频频出现在利氏后人的行状和传赞中，从中可以看出利氏是很重视文化教育的“耕读人家”。诚然，利氏后人没有考取举人、进士，但有不少贡生、监生和庠生以及一大批获得文林郎、登仕郎等虚衔文官。

利氏家族中有不少好施乐义之士。利斌直二十六世孙利元（1726—1804），号文峰，定安县庠生，“处事深沉，声色不近于心，内宗族，外乡党，多蒙教育之功，贫苦者多为赈济，建祖祠，整圣殿，修谱牒，置学田……几有善事之当为者，未尝以费利而不为，有不善之不当为者，未尝以有利而为之，排难解纷，咸推公正，平冤息讼，共美老成。”从文昌举人郑乃宪为他写的行状可以看出，利文峰德行高洁，周济贫民，敦宗睦族，热心公益，常为乡民排忧解难，为端正一方风气起到了表率作用。

《四库全书》编修吴典称其“取舍不愧古人风，一言一行君子同，好施乐义非强饰”，宁愿自己少吃少穿，也要扶贫助困，“贫者赠以粟，死者施以棺”，行善不求名利，他的价值观和牺牲精神大有古代圣贤之风范。

“武库扬名，采芹香如拾芥，黉宫帜艺，投谢策而无人……”张岳松在祭文中称赞他不但武艺高强，还能写一手好

文章，是个能文能武的乡绅。探花郎与利文峰有着非同寻常的姻亲关系，张岳松的小女儿嫁给了利文峰的长孙利纬文，侄孙、廩贡生张熊能是凤池利氏的女婿。

能得到几位清代乡贤的赞许，利文峰绝非等闲之辈，他乐善好施，和睦乡里，广修善行，声名远振，不仅是利氏的标杆人物，更是那个时代琼州的“道德模范”。

利文峰早已作古，但其精神风范传诸后人。

明末清初，因时局变化，琼北地区盗匪滋生，定安凤池村一带人丁稀少，势单力弱，村民经常被盘踞在山中的盗贼打家劫舍，社会秩序混乱。秉性忠义的利云科，目睹盗匪猖獗，乡里遭殃，便组织村中身强力壮、有正义感的其他姓氏村民，练武习功，保护乡里。有一天，猖狂的盗匪入村劫掠，由于来不及通知其他乡民，利云科挺身而出，孤身一人赶赴财物储存地，维护公家财产。盗匪仗着人多势众，将他层层围住，猛烈攻击。在没有其他力量支援的情况下，利云科毫不畏惧，赤手空拳与数十名盗匪展开搏斗，但寡不敌众，身负重伤，不久因伤逝世。

琼州利氏于同治乙丑年（1865年）进行第三次重修谱牒，由于族中贫乏，费无从筹，心怀族事的二十九世孙利国仁，变卖家产，“捐家财二十二千文”，个人捐款占全岛利氏的二成，为族人做了表率。由于利国仁的慷慨解囊，宗谱得以顺利纂修刻印，其事迹至今仍在利氏家族中传颂。“国仁公的行为不只是尊祖敬宗，更是一种有担当的‘尚义’。在那个年代，他家远不是什么富贵人家，为修谱能捐出这么多的钱财，实属不易。”利振钦说，利国仁捐资修谱，是利氏“乐善好施”家风的具体体现。

“走水婆”故事代代传

在凤池村，有一座走过200多年沧桑的老宅，为“走水婆”谢氏当年一手营造。关于“走水婆”的故事，利氏族人口口相传。

宗谱记载，谢氏是第二十六世孙利亨之妻、利元（即利文峰）的弟媳，生于雍正癸丑年（1733年），来自定安县定城镇的一个大户人家，嫁入利氏家门前定安县连降暴雨，南渡江水位急剧上升，堤坝有一处被冲垮，险情随时可能发生。县城周边民房又地处低洼地带，由于双方婚期已定，担心受水灾影响，婚礼无法正常进行，谢氏便提前嫁入利家，因此，凤池村民称谢氏为“走水婆”。

谢氏16岁前后嫁入利家，她性情温和，“喜怒不形于色”，常常督促丈夫

利亨要向父亲、哥哥那样勤读圣贤书，潜心研究学问，才能立业成名。谢氏婚后生下两个儿子，但是很不幸，“年二十而公早逝”，丈夫利亨遽然辞世，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年方二十的谢氏。

丈夫的离世让谢氏肝肠寸断，但她“矢志冰霜，益多刻苦，怀抱两孤”，尽管村里有人力劝其改嫁，都被谢氏严词拒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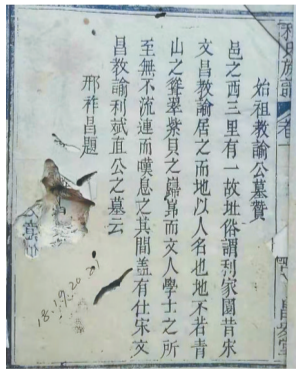
据利振钦介绍，“走水婆”嫁入时利氏家境并不宽裕，后丈夫突然离去，家里失去了主心骨，还要抚养两个出生不久的孩子，使得生活更是雪上加霜，但她没有哀天怨地，没有退缩，而是坚强地挑起生活重任，艰辛抚育二子，孝顺公婆，与乡邻和睦相处，相互扶持。更令人钦佩的是，谢氏不仅通过勤俭持家和精心的经营成为当地富有人家，还积极参与主持、出资建造本族宗祠，为利氏子弟开展启蒙教育提供了场所，颇有“大丈夫风范”，凤池村的老老少少都很敬重她。

乾隆四十年（1776年），凤池利氏建造宗祠，谢氏是三大主持之一，并趁族中首建宗祠之机，与利元共捐钱三百六十千文，几乎是整个建造资金的一半。从筹备到竣工，利氏宗祠的建造历经24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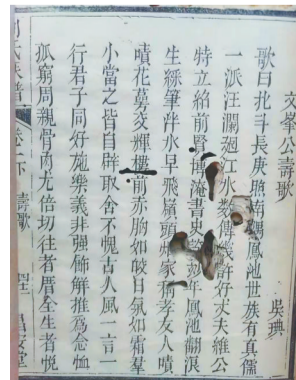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古代女性受封建礼教约束严重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初衷是把女性塑造成俯首帖耳、唯命是从的道统奴隶，传统女性大多都是干家务，参与家庭以外公共事务者很少，谢氏参与主持建造宗祠在那个年代显得有些“另类”。

据了解，谢氏参与主持、捐资建利氏宗祠是有原因的。雍正年间，朝廷颁布“设家塾以课子弟”的法令，宗族办学风靡一时，于是出现了“县有学，族有馆，家有塾”的教育格局，其中族学和家塾直接在家族祠堂开办，教习族中子弟。因此，深明大义的谢氏捐出家产，筹建宗祠，助振利氏崇文重教的族风。

在谢氏的言传身教下，儿子绍文、约文二人均考取监生，成为琼州利氏家族史上的佳话。曾在海南中学读书、后来考上南京大学的留美博士利幕骄便是“走水婆”谢氏的嫡系后人，为渡琼始祖利斌直的三十四世孙。



《利氏族谱》收录了明代文昌进士邢祚昌为渡琼始祖利斌直题写的墓赞。



《四库全书》编修、琼山进士吴典（原名吴璵）为利文峰撰写的祝寿歌。



定安凤池村利氏宗祠。